

文/羊城晚报记者 陈晓楠
图/受访者提供

今年5月,他凭借长篇科幻小说《井中之城》获得华语科幻星云奖金奖

刘洋

科幻推想不仅要理解物理规则,更要理解“人情往来”

1 类型融合是个好出路

羊城晚报:在构思、创作科幻小说《井中之城》时,有什么特别困难的地方?

刘洋:困难之处主要在于如何揭示主人公所处世界的真实。这个故事的核心设定是整个城市是一个原子,重点在于如何把设定交代出来。

羊城晚报:科幻、奇幻、玄幻等都有幻想成分,它们的区别是什么?

刘洋:科幻逻辑是你要自己设想一套东西,通过某种已有科技或未来科技的应用来解释。比如,很多科幻作品出现的“意识上传”,人的意识通过某种方式可以数字化存在,不再依赖人脑。在科幻小说中设想这些东西,你不能完全排除它在现实中出现的可能性,因为它和现有科技不矛盾,还需要解释这是怎么实现的。这是科幻小说黄金时代(通常指欧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)的规则,就是所有东西都要解释清楚,即“硬核科幻”。而奇幻或玄幻小说没有这个要求。

羊城晚报:您创作时杂糅了推理元素、玄幻元素等,这说明您并不排斥把其他类型文学

的写法用进去?

刘洋:对,我不排斥。现代科幻小说发展的趋势就是各种类型逐渐融合。现在如果坚持上世紀三三十年代美国科幻那种写法,读者就越来越少了。要获得更多读者关注或开拓科幻类,类型融合是个好出路。

羊城晚报:科幻、奇幻、玄幻等都有幻想成分,它们的区别是什么?

刘洋:科幻逻辑是你要自己设想一套东西,通过某种已有科技或未来科技的应用来解释。比如,很多科幻作品出现的“意识上传”,人的意识通过某种方式可以数字化存在,不再依赖人脑。在科幻小说中设想这些东西,你不能完全排除它在现实中出现的可能性,因为它和现有科技不矛盾,还需要解释这是怎么实现的。这是科幻小说黄金时代(通常指欧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)的规则,就是所有东西都要解释清楚,即“硬核科幻”。而奇幻或玄幻小说没有这个要求。

如果要让生成式AI写一个正

的

写法用进去?

刘洋:对,我不排斥。现代科幻小说发展的趋势就是各种类型逐渐融合。现在如果坚持上世紀三三十年代美国科幻那种写法,读者就越来越少了。要获得更多读者关注或开拓科幻类,类型融合是个好出路。

羊城晚报:您没有想过把自己喜欢的作品或写作风格授喂给AI,训练出符合您风格的作品?

刘洋:这是一个方法,但会带

来语料库数量减少的问题。如果只喂我自己的作品,现在只有100多

万字,这对AI来说太少了。是否能生成具有我风格的作品,对此我存疑。

未来或许会加入很多专用插件,比如数学插件提高AI数学能力。文学方面也可以加一个类似插件,提高AI对文学的理解,帮助它写出更具文学性的作品。

2 或用“插件”来提高AI的文学能力

羊城晚报:上世纪的科幻小说设想的人工智能(AI)技术如今逐步应用于现实。这对您的创作有影响吗?

刘洋:目前来说好像没什么影响。我试过用生成式AI来辅助写作,但发现基本上没什么用。它写出来的東西跟人写的差别很大,故事模式很套路化,心理描写冗余且平庸,修辞也很平庸。它可以用来写格式

化的应用文,但写小说不行。

生成式AI起名字也不行。我写小说时给角色起名很困难,让AI帮忙起名,它起的名字比我想的还烂。所以我觉得当前AI要进入文学创作领域还不成熟。

羊城晚报:您没有想过把自己喜欢的作品或写作风格授喂给AI,训练出符合您风格的作品?

刘洋:这是一个方法,但会带

3 AI会带来新的创作灵感和乐趣

羊城晚报:但科幻小说创作界利用生成式AI进行写作还是有一些最新尝试?

刘洋:其实科幻作家与生成式AI的合作已经有了些初步成果,比如陈楸帆之前和ChatGPT合写小说,还有新锐科幻作家王元等人也有类似的合作,但这些合作都有局限性——故事里本来就有

一个AI角色,所以他们通过生成式AI模拟这个角色的行为,而其他部分则由人来写。

如果要让生成式AI写一个正

常的科幻故事,然后再来修改,基本上相当于自己重写一遍。你给它一个大纲,必须非常详细,否则每个细节可能都不符合你的要求,最后你会发现写大纲的过程其实就是在写小说,所以用处不大。

羊城晚报:从另一个角度看,使用这种工具会不会削减小说家创作的乐趣?

刘洋:它会削弱创作的乐趣,但也会带来一些新的乐趣。自己写小说时,你完全知道接下来要怎么写,但生成式AI有时

会跳出你的掌控,给你一些意想不到的东西。所以在头脑风暴和构思阶段,生成式AI可以帮忙,就像和一个人讨论一样,可以给你很多灵感。

其次,在构思小说设定时,因为涉及很多科学细节,有时你不太懂,而生成式AI可以联网搜索提供帮助。但真正写的时候还是需要自己动手。科幻推想不仅要理解物理规则,还要理解社会规则、理解社会的人情往来,目前还看不到AI具备这种能力。

4 科幻将成为文理科之间的桥梁

羊城晚报:您个人或同行创作科幻小说时会遇到什么瓶颈?怎么办?

刘洋:现在确实越来越难写,因为很多概念被反复使用。但我尽力开拓,比如写别人没有深入挖掘过的主题。元宇宙题材很多人都写过,但《井中之城》深入挖掘了这个世界的底层规则,更深入。这是目前破局的方法,把已有题材写得更深一些。其次,从科技的前沿中寻找新的写作方向。因为科幻是基于科学的,而科学的发展是永无止境的。

羊城晚报:当下科幻文学创作有何新方向?

刘洋:现在国内外的科幻

说都有本土化趋势。例如,英国作家将故事背景设定在英国,结合本土元素;中国科幻作品也越来越多地讲述中国故事,比如《流浪地球》《我们生活在南京》等,将现实中的城市放入作品中。过去的科幻作品如阿西莫夫的《基地》,关注的是银河帝国等宏大叙事,与现实生活联系不大。而现在的科幻作品更多关注现实生活问题。

羊城晚报:科幻小说如何反过来影响AI或其他科技的发展?

刘洋:我了解到很多科技伦理的研究者会以科幻作品作为案例进行讲解。比如研究基因技术时,科幻小说中关于基因编辑的作品很多,可以作为题材材料,帮助归纳总结基因编辑可能存在的隐患。很多科幻作品对未来科技发展可能出现的问题作了预测,因此在做科技伦理研究时,科幻小说是很好的参考材料。现在还有人在做AI立法,需要约束AI未来可能出现的问题时,也可以从科幻小说中寻找灵感。

在教学方面也是如此。现在的学科分化太严重,理工科与人文学科互不了解。而本身融合了人文和自然科学的科幻小说可以成为两者之间的桥梁。我认为科幻在未来教育领域会越来越重要,不管是文科还是理科,它都会作为一个重要桥梁出现在教学过程中。

5 将科幻教育引入中小学

羊城晚报:您还担任多款3A级科幻游戏的首席世界架构师。科幻创作、研究、教学与产业结合前景如何?

刘洋:在南科大期间,我们进行了许多科幻产业化的尝试,主要是与互联网大厂合作开发科幻游戏。我此前在南科大教授科幻创作课上的许多学生,毕业后都进入了这些游戏公司,从事创意策划或编剧工作。现在每年科幻产业的产值约为1000亿元,其中大约600亿元来自科幻游戏。因此,游戏是科幻产业中的最大部分。

除了科幻游戏,我们还开展

科幻教育,将其引入中小学,作为科学教育或想象力教育的一种补充。最新的科幻产业化成果还包括科幻舞台剧,例如《云身》,目前已在深圳公演。此外,还有科幻主题公园项目等。

羊城晚报:您接下来有什么创作计划?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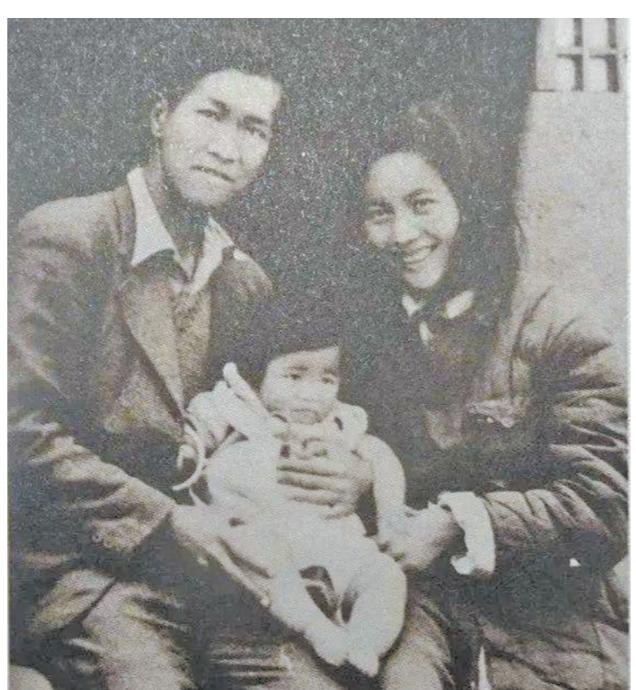
刘洋:我现在正在写长篇系列的第四部《条形世界》。这个系列一共四部,第一部是《火星孤儿》,第二部是《井中之城》,第三部叫《裂缝》,预计今年年底出版。第四部就是《条形世界》,这是整个系列的终结篇,希望年底能完成。

人文周刊·纪实 A5

广州仔“黄训”的异国故事

□刘妍

最近,在哈萨克斯坦故都阿拉木图,数位异国友人跟我讲述了同一位叫“黄训”的广州仔80多年前在异国生活与求学的故事。



1940年,冼星海与妻子和女儿的合影

阿依古丽是阿拉木图一家大学的经济学教授,退休已廿余年。我坐在她干净、整洁的家中,和她一起翻看着泛黄的相册时,她风趣地说:“你现在坐着的椅子,来自中国的不少客人都坐过。”

1942年年底,阿依古丽的姑达娜什家中,来了一位中国面孔的中年男子。一同到来的还有达娜什在音乐学校念书的弟弟拜卡达莫夫(即阿依古丽的父亲巴赫德让·拜卡达莫夫,他后来也成为哈萨克斯坦的一位音乐家)。拜卡达莫夫介绍说,这位中国男子叫“黄训”。他诚恳地拜托姐姐达娜什收留并照顾这位中国人:“黄训的音乐才华和造诣远超过我。他拉得一手好小提琴,对世界知名音乐家、作曲家的名字和代表作也如数家珍。”

那个特殊的年代,许多家庭可能连一碗菜汤都没得喝,所以要让一位陌生的外国人住到家里,多出一张吃饭的嘴,这是需要勇气和担当的。但达娜什还是收留了他。当时包括这对

阿依古丽说,她姑达娜什曾

回忆黄训的英语不太好,但只要有空,他便会给英语加上一些身体语言,向达娜什和卡利亚讲述他当年在法国留学时的往事。“那是他一天中最快乐的时光,他嘴角向上扬,面带微笑,整个人都很松弛。”

五四运动以来,艺术之都巴黎吸引着有志向的、热爱文学艺术的中国青年,如徐悲鸿、傅雷、马思聪等人,他们前后继地去到法国巴黎。冼星海在上海经历了诸多风波后,也立志成为“国际音乐人”,前往巴黎,是他当时内心的强烈愿望。无奈经济拮据,学费、旅费、杂费,只要和钱挂钩的一切,他都没有。最后冼星海得到一位当水手的老乡帮忙,混入货舱底下的水手间,免费坐船到了新加坡,又找到在当地生活的一些童年伙伴,借了

些盘缠,才终于辗转来到巴黎。初到巴黎时,冼星海想找住在广州读书时结识的校友司徒乔向其寻求帮助。但不久后得知,早两年抵达巴黎的司徒乔已转往美国求学。冼星海只好边打工边找落脚的地方。他在餐馆里端盘子、洗盘子时,见缝插针地拉他的小提琴,有时凌晨5时起床练一会儿,有时晚上11点后再练一会儿。这种碎片化的学习,加上餐厅老板对他的不理解,工友们也对他冷嘲热讽甚至恶语相向,都一度让冼星海非常迷茫和失落。

有一天,冼星海端着菜送上楼时,晕倒在楼梯上,结果他直接被店家开除了。在他后来对达娜什的讲述中,在法国留学期间,冼星海至少失业了近二十次。他那时的居住条件非常差,一般都是住在公寓夹层或楼顶天台。有时为了节省房租,不得不半夜搬家。他还多次因为交不起房租而露宿塞纳河畔。

为了挣房租和生活费,冼星海不仅在餐厅里端过盘子,还给人看过孩子,在洗浴中心当过服务生,他还做过厨师或点心师,甚至帮人送过货。有时他也在街头巷尾为路人“表演”,拿些小费。他说,回到落脚的地方后,有时会不屑一顾地将小费丢在地上,但过了一会儿又不得不捡起来,因为房东来敲门催缴房租了。

那段日子里,生活的艰辛如磨刀石一般,一遍又一遍地磨炼着星海的意志和信念。得知广东同乡马思聪正在巴黎音乐学院学习的消息时,冼星海终于看到了曙光,他等到了通往音

乐殿堂的机会。

“我站在马德里街的巴黎音乐学院的课堂外等了许久,终于等到了马思聪。”冼星海当时兴奋地向达娜什讲述着初次见到马思聪的情景——两位素不相识的中国人,在巴黎街头“偶遇”。谁能想到,其中一位后来成为人民音乐家,另一位后来成为中国第一代小提琴演奏家和作曲家。

“马思聪把我引荐给了他的老师小提琴演奏家保罗·奥别多菲尔。”冼星海说。而奥别多菲尔看着面前这位“眼里有光”的贫困青年,颇有好感,不但收他为学生,还热心地为他奔走,最终为他争取到机会免除了每月200法郎的学费。这位求知若渴的年轻人终于在技艺上突飞猛进,有了一技之长。

三

幼的卡利亚还总是亲切地称黄训为“阿地”(父亲之意)。

保罗·杜卡大师意外去世后,伤心的冼星海想起了当时仍身在广州的老母亲。他在参加了那年春季学期期末考试后,便匆匆返回了中国广州。临别前,冼星海将他一份获得满意学分的作品、小提琴组曲之萨拉班德舞曲改编成弦乐四重奏,作为礼物送给了奥别多菲尔老师,就此拜别。

身为音乐人的拜卡达莫娃后来也成为了一位作曲系教授。据她回忆,“黄训”曾提到,他在巴黎音乐学院学习小提琴时,还争取到了学习作曲的机会。“他结识了巴黎音乐学院著名的教授艾豆·加隆,跟他学习和声学、对位学、赋格写作等作曲理论技术。后来他又结识了俄国作曲家普罗科菲耶夫。这位作曲家得知黄训需要打工维持生活,真诚地邀请他到自己家中做一些杂工,比如收拾房间、买东西等。在普罗科菲耶夫身边工作,让黄训有机会近距离地观察和学习,也获得了更多知识。”拜卡达莫娃说,“黄训多次说过,正是因为他对普罗科菲耶夫真诚无私的帮助,他才顺利考入了世界著名的两所巴黎的音乐学校,还曾获得过音乐学校的一本饭票。”

在保罗·杜卡大师的支持下,冼星海很快成为巴黎国立音乐学院的高才生。但拜卡达莫娃回忆说,“黄训”说他有一次参加考试,曾“因衣服袖子过长,遭到门卫拦截”。冼星海将此作为一个“八卦”,在与拜卡达莫娃聊天时提起,当时坐在一旁的达娜什及其女儿卡利亚,都听起父亲与冼星海的友谊,她说父亲曾说:“命运的安排,竟让两个相隔万里的人成为朋友,而这种友谊是没有距离、没有隔阂的。”

花为食

□徐成文

鲜花称斤卖,是“云南十八怪”中的一怪。四季如春的云南,鲜花四时竞妍,称斤卖花,说明数量多,其实已不足为奇。这几年,花农们利用先进的大棚技术,即便是难得一见的奇花也会随愿而开,于是在这片花的红土地上,鲜花不仅是观赏的植物,更是餐桌上兴的菜肴。

我的记忆中,傣族是一个以花为荣的民族。小卜哨(傣族语中指小女孩或未婚少女)眼里,一朵鲜花的价值胜过一枚钻戒,一片落英也会惹得她们心池泛起阵阵涟漪。傣家人开的餐馆,菜谱中十有八九都会有花的影子,花菜都冠以非常好吃的菜名,诸如“猪血码瑙”中有红山茶的花瓣;“天女下凡”中掺杂着棠梨花的芳踪;“人间仙宫”里不乏幽兰的花蕊。

今年4月,在美丽富饶的橄榄坝,我有幸成为一户普通傣家的座上客,在干栏竹屋里享了一顿鲜花席,品味到傣家人独特的食花文化。我发现,传统的傣家菜多以酸辣著称,吃法上讲究以凉拌为主,而傣家的花菜,尤其讲究求自然风味,更是色香俱全,偏重菜肴的外观色泽。因此,当我被丰富的一桌花菜包围,就仿佛面对着一个浓缩了的春天的花园,红的似火,白的如玉,黄的胜金,蓝的像钻石,似乎所有颜色都在竹篾编制的餐桌上集合了。细看菜肴,有木棉花炒酸豆米、小百花酸腌菜汤、凉拌棠梨花、辣酱凉拌生食大白花、水煮芭蕉花,还有山菜花糯米粥、鸡蛋炖仙人掌花,以及一些我叫不出名字的花菜。这时的我,实在有些不忍心下手、下口。

这是我见过的各种宴席中最为独特而华丽的宴席了,在大都市里吃过各种高档的菜系,其中不乏花花绿绿的色彩,可那通常都是自然的东西,比如当你对一朵“鲜花”动手,结果夹起来的却是鸭肉鱼肉;当你对一片“绿叶”发起“进攻”,会发现自己其实输给了一团面粉。而傣家花菜却严格控制各类添加剂,吃起来爽口,看着舒心。主人岩罕边吃边介绍,他指着那道鸡蛋炖仙人掌花说:“这道菜还是治疗腹泻的良药哩。”

同行的智红马上说:“我们不怕别的,就怕胃下垂。你家的花菜让我们吃得太饱了。”大家不由好一阵大笑。

其实,在云南红土高原上跑多了,就知道食花不是哪个民族的“专利”。至少有二十六个民族都有关于花的菜谱,他们爱花,好像觉得非要把花放进肚里,才能表达内心对大自然的热爱。比如生活在澜沧江畔的拉祜族也是一个“以花为生”的民族,他们吃花的历史很长,花不仅是菜中佳肴,更是他们民族的象征;苗族人的“踩花山”,其实是“采花山”,他们还有歌唱道:“采得百花成蜜后,为谁辛苦为谁甜。”可见花菜的品种与尊贵;纳西族则认为,开白花的植物对人类来说都是滋补品,而且花菜既是菜也是良药,山菜花有凉血之功效,是治吐血风的良药,密蒙花有清火明目的功效,绿芭山姜则是一剂暖胃健脾的单方……

翻开一部中草药图谱,会发现开花的占了一半以上,而这一半以上的花朵竟经常出现在云南各民族的饭碗中,丰富着红土高原上的饮食文化。妙哉!